



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 史記百一十二

丞相公孫弘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

索隱曰案薛縣本屬魯漢

菑川國後割入齊也。正義曰表云菑川國文帝分齊置菑川國。故劇地志云故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三十一里。故薛城在徐州滕縣界地理志云薛縣屬魯國按薛與劇隔兗州及太山未詳公孫弘墓又在青州北魯縣西二十里也。

季少時為薛獄吏有臯兔家貧牧豕海上年四

十餘乃學春秋雜說養後母孝謹建元元年天

子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弘年六十徵

以賢良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上意上怒以

為不能弘廼病免歸元光五年有詔徵文學菑

川國復推上公孫弘弘讓謝國人曰臣已嘗西

應命以不能罷歸願更推選國人固推弘弘至  
太常太常令所徵儒士各對策百餘人弘第居  
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入見狀貌甚麗  
拜為博士是時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  
詔使弘視之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  
聽弘為人恢竒多聞常稱以為人主病不廣大  
人臣病不儉節弘為布被食不重肉後母死服  
喪三年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  
面折庭爭於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辯論有餘習  
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說之索隱曰謂以儒術飾

文法如衣服之有

領緣以為飾也

二歲中

徐廣曰一至左內史弘

奏事有不可不庭辯之嘗與主爵都尉汲黯請  
間汲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常說所言皆聽  
以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  
約以順上言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  
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上問弘弘  
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  
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元  
朔三年張歐免以弘為御史大夫是時通西南  
夷東置滄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為罷撤

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於是天子乃使朱  
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昭  
曰以弘之才非不能得一也以爲不可不取逆上  
耳○正義曰顏師古曰言其利害十條弘無以應弘廼謝  
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滄海  
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  
祿甚多然爲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  
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  
弘之病夫以三公爲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且  
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桓公以霸亦  
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

國亦治此下比於民索隱曰比音鼻比者近也小顏音北方之比今臣弘

位爲御史大夫而爲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

吏無差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

此言天子以爲謙讓愈益厚之卒以弘爲丞相

封平津侯徐廣曰大臣表曰元朔五年十一月乙丑公孫弘爲丞相功臣表曰元朔三年十一月乙丑封

平津侯駟案漢書高成之平津卿也○索隱曰案漢書曰漢興皆以列侯爲丞相弘本無爵乃詔封弘高成之平津卿六百五十戶爲平津侯

丞相封侯自弘始也弘爲人意忌外寬內深索隱曰

寬內深意多有忌害也諸嘗與弘有卻者雖詳與善陰報其

禍殺主父偃徙董仲舒於膠西皆弘之力也食

一肉脫粟之飯索隱曰案一肉言不兼味也脫粟纒脫穀而已言不精穀也故人

所善賓客仰衣食弘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  
士亦以此賢之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  
病甚自以為無功而封位至丞相宜佐明主填  
撫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畔逆之計  
此皆宰相奉職不稱恐竊病死無以塞責索隱曰案人臣  
委質於君死生由君臣若一朝病死是竊死也乃上書曰臣聞天下之通道  
五所以行之者三索隱曰案此語出子思子今見禮中庸篇曰君臣父子  
兄弟夫婦長幼之序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智  
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故曰  
力行近乎仁好問近乎智知恥近乎勇知此三

者則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  
人天下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此百世  
不易之道也今陛下躬行大孝鑒三王建周道  
兼文武厲賢予祿徐廣曰厲一作黃也量能授官今臣弘罷

駑之質無汗馬之勞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  
中封為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素  
有負薪之病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  
責願歸侯印乞骸骨避賢者路天子報曰古者  
賞有功褒有德守成尚文遭遇右武索隱曰小類言遭遇亂時則上武也未有易此者也朕宿昔庶幾獲承尊

位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為治者君宜知之蓋君子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君若謹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病何恙不已

漢書音義曰何恙喻小疾不以時愈○索隱曰

恙憂也以上言罹霜露寒涼之疾輕何憂於病不止禮曰疾止復初也廼上書歸侯乞骸骨

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間君其省思慮一精

神輔以醫藥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病有瘳

視事元狩二年弘病竟以丞相終漢書曰年八十

凡為御史丞相六歲年八十終子度嗣為平津侯度為山陽太守

十餘歲坐法失侯索隱曰漢書云坐不遣鉅野令史成誦公車論為城旦元始中詔復弘後

為關內侯也

主父偃者齊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之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言游齊諸生間莫能厚遇也齊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廼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遇為客甚困孝武元光元年中以為諸侯莫足游者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召資用乏留久諸公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廿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

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  
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  
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應劭曰大凱周禮還師振旅之樂春蒐秋獮  
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宋均曰春秋少陽少陰氣  
弱未全須人功而後用士庶法之教而後成宗仁本義天子諸侯必春秋講武簡閱車徒以順時氣不忘戰也且  
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  
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  
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  
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  
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

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  
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  
不足以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勝必殺  
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  
索隱曰麻音麻秦弊猶周弊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  
辟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徐廣曰鹹鹵地多水一作斤鹹鹵璣曰其  
澤又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  
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  
而北是豈人眾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  
又使天下蜚芻輓粟文穎曰轉芻穀就戰是也起於東睡徐廣曰睡

在東萊音繼○索隱曰腫音逐瑞反注音繼其音同也

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

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饟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故古法曰興師十

萬日費千金夫秦常積衆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留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上虛府庫下敝百姓甘心於外國非完事也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也也行盜侵驅所以爲業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爲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脩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

張晏曰與外國交求

故尉佗章邯得

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乎二  
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  
在所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熟慮焉是時  
趙人徐樂齊人嚴安俱上書言世務各一事上索  
曰樂音岳嚴本姓莊者明帝諱後並改姓嚴也安及徐樂並拜郎中樂後爲中大夫徐樂曰臣聞  
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  
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  
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各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  
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  
奮棘矜矜音勤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

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也俗已亂  
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是之謂  
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謂瓦解吳楚  
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  
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  
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禽於中原  
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  
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  
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  
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

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惡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有大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彊國勁兵不得旋踵而身為禽矣吳楚齊趙是也況群臣百姓能為亂乎哉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賢主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且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

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彊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蜚鳥弘游燕之囿淫縱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帳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湯武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為陛下天然之聖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為務則湯武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可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名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為數世隆南面負宸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

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何征而不服乎哉嚴安上書曰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歲故五伯更起五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疆陵弱眾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疆國務攻弱國備守合從連橫馳車擊轂介冑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曰皇帝主

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鍾虡索隱曰虞音巨鄒氏本作鑄音同

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

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不生嚮也秦緩其刑罰

薄賦斂省繇役貴仁義賊權利上篤厚下智巧

索隱曰上猶尚也貴也下謂以智巧為下也變風日俗化於海內則世世

必安矣秦不行是風而格其故俗為智巧權利

者進篤厚忠信者退法器政峻諂諛者眾日聞

其美意廣心軼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將兵以

北攻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蜚芻輓粟以隨其

後又使尉佗屠睢索隱曰尉尉官也他趙他音睢徒何反有睢人姓名睢音睢將

樓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監祿韋昭曰監御鑿渠運

糧深入越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絕乏越人

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

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無用之地進

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

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

大叛陳勝吳廣舉陳索隱曰謂勝廣舉兵據陳舉武

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儼舉齊景騎舉郢周

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

載也然皆非公侯之後非巨以官之吏也無尺寸

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皆動不謀而俱起

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張晏曰壤進益也至于霸王時教

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者窮

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

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棘略滅州如淳曰東夷也○索隱曰

建城邑深入匈奴燔棘音白北反又皮逼反滅州地各即古滅陌國也音紆發反

其龍城索隱曰匈奴城各音龍燔音煩燔燒也議者美之此人臣之

利也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驚馬而

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

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

也禍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砥劍橋梁累弦轉輸運糧未見休時此天下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東壤制服虔曰言所東在郡守土壤足以專民制蘇林曰言其土地形勢足以東制其民也○索隱曰案謂地形及土壤皆東制在諸侯也旁脅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觀秦之所以滅者嚴法刻深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

遭萬世之變則不可稱諱也書奏天子天子召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徐廣曰徐廣曰

本皆不見嚴安此旁所纂者取漢書耳然漢書不宜乃容大異或為史記相承闕脫也○索隱曰纂音撰於是

上乃拜主父偃徐樂嚴安為郎中數見上疏言事詔拜偃為謁者遷樂為中大夫一歲中四遷偃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朝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寸地封

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  
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  
其國不削而稍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徐廣曰元朔  
二年始令諸  
侯王分封  
子弟也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傑并兼之  
家亂衆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  
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其計尊立衛皇后  
及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  
賂遺累千金人或說偃曰太橫矣主父曰臣結  
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爲子昆弟  
不收賓客棄我我阨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

食死即五鼎斯其首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

索隱曰按偃言吾日暮途遠恐赴前途不跌故須倒行而逆  
施乃可及耳今此本作暴暴者言已困久得申當須急暴行  
事以快意也暴  
者卒也急也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

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成漕廣中國滅胡之  
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  
秦時常發三十萬衆築北河終不可就已而棄  
之主父偃盛言其便上竟用主父計立朔方郡  
元朔二年主父言齊王內淫佚行僻上拜主父  
爲齊相至齊遍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  
之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

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母復入偃之門乃使人以王與姊姦事動王王以為終不得脫罪恐效燕王論死乃自殺有司以聞主父始為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為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為偃居中不敢發及為齊相出關即使人上書告言主父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齊王自殺上聞大怒以為主父劫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治主父服受諸侯金實不劫王令自殺上欲勿誅是時公孫弘為御史大夫乃言曰齊

王自殺無後國除為郡入漢主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主父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主父偃主父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人收者唯獨汶孔車

徐廣曰孔車汶人也沛有汶縣索隱曰汶戶交反車尺者反

收葬

之天子後聞之以為孔車長者也

太史公曰公孫弘行義雖修然亦遇時漢興八十餘年矣

徐廣曰漢初至元朔二年八十年也

上方鄉文學招俊又

以廣儒墨弘為舉首主父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悲夫太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

徐廣曰此詔是平帝元始中王元后詔後人寫此及班固所稱以續卷後○索隱曰案廣

所云則又非褚先生所錄也

蓋聞治國之道富民為始富民之要在於節儉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與奢也寧儉昔者管仲相齊相霸諸侯有九合一匡之功而仲尼謂之不知禮以其奢泰侈擬於君故也夏禹卑宮室惡衣服後聖不循由此言之始之盛也德優矣莫高於儉儉化俗民則尊卑之序得而骨肉之恩親爭訟之原息斯乃家給人足刑錯之本也歟可不務哉夫三公者百寮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表而得曲影者也孔子不云乎子率而正孰敢不正舉善而教

不能則勸維漢興以來股肱宰臣身行儉約輕

財重義較然著明

索隱曰較音角較明也

未有若效丞相平

津侯公孫弘者也位在丞相而為布被脫粟之

飯不過一肉故人所善賓客皆分奉祿以給之

無有所餘誠內自克約而外從制沒黷詰之乃

聞于朝此可謂減於制度

應劭曰禮書有常服有常品

而可

施行者也德優則行否則止與內奢而外為

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以病乞骸骨且武皇帝

即制曰賞有功褒有德善善惡惡君且知之其

省思慮存精神輔以醫藥賜告治病牛酒羅帛

居數月有瘳視事至元符二年竟以美口終至相  
位夫知臣莫若君此其效也弘子度出嗣爵後為  
山陽太守坐法失侯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俗厲  
化聖王之制不易之道也其賜弘後丁孫之次  
當為後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徵正弘公車上  
名尚書朕親臨拜焉

班固稱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

於燕雀李奇曰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謂之翼之材也

志也。索隱曰案謂公孫等未遇為時遠迹立干豕之間

所輕若飛鴻之未漸受困於燕雀也而能致此

韋昭曰遠跡謂耕牧在於遠方。○非遇其時

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又安志亦隱曰八聖也六府

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以用文武

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索隱曰案謂枚乘也

輪謂以蒲裹車輪恐傷草木也且蒲是草之見王父而歎

息索隱曰案上文嚴安等上書上曰君善臣臣嚮異人

並出卜式試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

奴僕日禪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飲牛之朋

矣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

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

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

輪謂以蒲裹車輪恐傷草木也且蒲是草之

美者故禮有蒲璧蓋或畫績以為祭飾也

索隱曰案上文嚴安等上書上曰

八公等安在何相見之晚者是也

君善臣臣嚮異人

見王父而歎

並出卜式試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

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  
買臣歷數則唐都落下閔協律則李延年運籌  
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霍去  
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  
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  
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  
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  
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  
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邵  
信巨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之屬皆有功迹見

述於後累其名臣亦其次也

索隱述贊曰

平津巨儒

晚年始遇

外示寬儉

內懷嫉妬

寵備榮爵

身受肺腑

主父推恩

觀時設度

生食五鼎

死非時蠹

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 史記百一十二

南越尉佗列傳第五十三 史記一百一十三

南越王正義曰都廣州南海縣尉佗者真定人也索隱曰尉官也佗名也姓

趙佗音徙河反又十三州記云大郡曰守小郡曰尉佗音昭云真定故郡名後更為縣在常山也姓趙氏秦

時已并天下略定楊越張晏曰楊州之南越也○索隱曰安南戰國策云吳越為楚

收揚越○正義曰夏禹九州本屬揚州故云揚越置桂林南海象郡索隱曰地理志武帝

更名桂林曰鬱尉林秦本紀始皇二十三年略陸梁地以為南海鬱尉林象郡地理志云武帝更名曰南以謫徙

民索隱曰謫音陟革反與越雜處十三歲徐廣曰秦并天下至二世元年十三

年并天下入歲乃平越佗秦時用為南海龍川令索隱

地至二世元年六年耳曰地理志云龍川屬南海也○正義曰顏師古云龍川南海縣也即今之循州也裴氏廣州記云本博羅縣之東鄉有龍

穿地而出即穴流東泉因以為號也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

徐廣曰爾時未言都尉也  
索隱曰置音五刀反召龍川令趙佗語曰聞陳

勝等作亂秦為無道天下苦之項羽劉季陳勝

吳廣等州郡各共興軍聚眾虎爭天下中國擾

亂未知所安豪傑畔秦相立南海僻遠吾恐盜

兵侵地至此吾欲與兵絕新道索隱曰案蘇林云秦所通越道自

備待諸侯變會病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

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

可以立國郡中長吏無足與言者故召公告之

即被佗書韋昭曰被之以書音光被之行南海尉事

索隱曰服虔云置詔書使為南海尉置鼎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

湟谿關曰休黃曰在桂陽通四會也○索隱曰案南康記云南野大吏嶺三十里至橫浦有秦時關其下

謂為塞上姚岳案地理志云桂陽有陽山縣今此縣上流白餘里有騎田嶺當是陽山關鄒氏劉氏本湟並作湟音年結

反漢書作湟谿音皇又衛青傳云出桂陽下湟水是而姚察云史記作湟今本有湟湟及雁不同蓋由隨見輒改故也水

經云今台雁縣南有雁浦關未知孰是然鄒誕作湟漢書作湟蓋近於古盜兵且至急絕道

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黑為

假守索隱曰案謂佗立其所黨為郡縣之職或假守也秦已破滅佗即擊

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越武王韋昭曰生以武為號不稽於古也

高帝已定天下為中國勞苦故釋佗弗誅漢十

一年遣陸賈因立佗為南越王與剖符通使和

集百越毋為南邊患害與長沙接境高后時有

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  
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隔絕器物此必長沙  
王計也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而并王之自為功  
也於是佗乃自尊號為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  
邊邑敗數縣而去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往  
擊之索隱曰韋昭云竈姓周隆慮縣名屬何內音林間會夏有溼士卒大疫兵  
不能踰嶺索隱曰案即陽山嶺也歲餘高后崩即罷兵佗

因此以兵威邊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

漢書音義曰駱越也○索隱曰姚氏案廣州記云交趾有駱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名為駱侯諸縣自名為駱將銅印青綬即今之令後蜀王子將兵討駱侯自稱為安陽王治封安縣後南越王尉佗攻破安陽王令二使典主交趾九真二

部即駱駱也東西萬餘里延乘黃屋左纁縣稱制與中國

佗及孝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

從代來即位意喻盛德焉乃為佗親家在真定

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

詔丞相陳平等與司使南越者平言好時陸賈

先帝時習使南越迺召賈以為太中大夫往使

因讓佗自立為帝曾無一介之使報者陸賈至

南越王甚恐為書謝稱曰蠻夷大長老夫臣佗

前日高后隔異南越竊疑長沙王讒臣又遙聞

高后盡誅佗宗族掘燒先人家以故自棄犯長

沙邊境且南方卑溼蠻夷中間其東閩越千人  
衆號稱王其西甌駱裸國亦稱王

索隱曰裸音和寡反裸露形也

老臣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豈敢以聞天王哉乃

頓首謝願長為藩臣奉貢職於是乃下令國中

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皇帝賢天子

也自今以後去帝制黃屋左纛陸賈還報孝文

帝大說遂至孝景時稱臣使人朝請然南越其

居國竊如故號名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

至建元四年卒佗孫胡為南越王

徐廣曰自皇甫謐曰越王趙佗以

此時閩越王郢與兵擊南越

建元四年卒爾時漢興二十一年佗蓋百歲矣

邊邑胡使人上書曰兩越俱為藩臣毋得擅興

兵相攻擊今閩越與兵侵臣臣不敢與兵唯天

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守職約為與師遣

兩將軍往討閩越

索隱曰王恢韓安國

兵未踰嶺閩越王弟

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莊助往諭意

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為臣與兵討閩越死

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

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

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越且

先生昔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說好

語入見

索隱曰漢書曰悅作林  
韋昭云誘以好語

入見則不得復歸亡

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後十餘歲胡

實病甚太子嬰哀公請歸胡薨謚為文王嬰齊代

立即藏其先武帝壘

索隱曰太子卻云藏其階號之壘也

與齊其入

宿衛在長安時取邯鄲穆氏女生子興

徐廣曰一作典之索

隱曰穆音紀虬  
反穆姓出邯鄲

及即位上書請立穆氏女為后興

為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尚樂擅殺生

自恣懼入見要用漢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

入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齊薨謚為明王太子

興代立其母為太后太后自未為嬰齊姐時嘗

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

索隱曰安國姓也少季名也

及嬰齊薨

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往諭王王太后以

入朝比內諸侯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

勇士魏臣等輔其缺

徐廣曰一作決

衛尉路博德將兵屯

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嘗與安國

少季通其使復私焉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

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數勸王及羣臣求內

屬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

關於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

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

比內諸侯使者皆留填撫之王王太后飭治行  
裝重齋為入朝具其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  
族官仕為長吏者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  
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漢書音義曰蒼梧越中王  
自名為秦王連親婚也○索隱曰案蒼梧秦王即下趙光是也有連者連姻也趙與秦同姓故稱秦王其居  
國中甚重越人信之多為耳目者得眾心愈於  
王王之上書數諫止王弗聽有畔心數稱病不  
見漢使者使者皆注意嘉勢未能誅王王太后  
亦恐嘉等先事發乃置酒介漢使者韋昭曰持  
胃也○索隱曰志林云介者因也欲因使者權誅呂嘉也韋昭以介為持介者間也以言間持漢使之權意即得矣然云

持為介胃則非也虞喜以介為因亦有所由案介者賓主所由也謀誅嘉等使者皆東

鄉太后南鄉王北鄉相嘉大臣皆西鄉侍坐飲

嘉弟為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曰南越

內屬國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

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莫敢發嘉見耳目非是

即起而出太后怒欲縱嘉以矛韋昭曰縱撞也○索隱曰案字林縱音七

凶反又吳王濞傳縱殺吳王与此同王止太后嘉遂出分其弟兵就

舍索隱曰案謂分取其兵也漢書作介介被也持也稱病不肯見王及使

者乃陰與大臣作亂王素無意誅嘉嘉知之以

故數月不發太后有淫行國人不附欲獨誅嘉

等力又不能天子聞嘉不聽王王太后弱孤不能制使者怯無決又以為王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為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使參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無足以為也辭不可天子罷參也汝州郊城縣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以區區之

反○正義曰今汝州郊城縣

越又有王太后應獨相呂嘉為害願得勇士二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徐廣曰與

徐廣曰與為校尉

王太后弟膠樂將二千人往入越境呂嘉等乃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

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為僮僕取自脫一時之利無顧趙氏社稷為萬世慮計之意乃與其弟將卒攻殺王太后及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越妻子術陽侯建德為王徐廣曰元鼎四年以南越王兄越封高而昌侯○索隱曰案功臣表術陽屬下邳而韓千秋兵入破數小邑其後越直開道給食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索隱曰案南康記以為大庾嶺名塞上也好為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曰韓千秋

雖無成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為成安侯

索隱曰案功臣表成安屬郡 繆樂其姊為王太后首願屬漢封

其子廣德為龍元侯 索隱曰案龍元屬燕國漢書作

字乃下赦曰天子微諸侯力政譏臣不討賊今

呂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令罪人及江淮以南

徐廣曰淮一作匯也 樓船十萬師 應劭曰時欲擊越非水不至故

也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

軍出桂陽下匯水 徐廣曰一作滄駟案地理志曰桂陽

劉氏云匯當作滄 漢書云下滄水也 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

章下橫浦故歸義越侯二人 張晏曰故越人為侯 為戈船

### 下屬將軍

徐廣曰屬一作瀨駟案張晏曰越人於水中負

也應劭曰賴水流涉上也 璜曰伍子胥 出零陵或下離

水 徐廣曰在零陵通廣信。正義曰地理志云 或抵蒼梧

使馳義侯 徐廣曰越人也名遺 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 正義曰

州以南是 夜郎國 下牂柯江 正義曰江出南徼外東 咸會番禺

元鼎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陝破石

門 索隱曰姚氏云尋陝在始興西二百里近連口也廣州記

門 石門在番禺縣北二十里昔曰嘉拒漢積石於江名曰石

而前挫越鋒以數萬人待伏波伏波將軍將罪

人道遠會期後與樓船會乃有千餘人遂俱進

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  
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越  
人縱火燒城越素聞伏波名日暮不知其兵多  
少伏波乃為營遣使者招降者賜印復縱令相  
招樓船力攻燒敵反驅而入伏波營中犁旦城  
中皆降伏波徐廣曰呂靜曰犁結也音力奚反結猶連及逮至也漢書犁曰為遲旦謂待明也。  
索隱曰鄒氏云犁一作比比音必至反然犁即比義不煩更釋又解犁黑也天未明而尚黑也漢書史記亦作遲明遲音  
雅遲待也亦犁之義也呂嘉建德已夜與其屬數百人亡  
入海以船西去伏波又因問所得降者貴人  
以知呂嘉所之遣人追之以其故校尉司馬蘇

弘得建德封為海常侯徐廣曰在東來越郎徐廣曰南都  
稽徐廣曰表得嘉封為臨蔡侯索隱曰安  
蒼梧王趙光者越王同姓聞漢兵至及越揭陽

令定韋昭曰揭音其逝反○索隱曰地理志揭陽縣屬南海揭音傑劉氏音兼例及定者令之名也安亦漢功臣表云定揭陽自定屬漢越桂林監居翁漢書音義曰桂林郡中監皆得為侯

諭歐駱屬漢索隱曰案漢書歐駱皆得為侯  
所發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遂為九郡徐廣曰伏波將軍益封

目珠崖南海蒼梧九真鬱林日南合浦  
交趾○索隱曰徐廣皆據漢書為說

樓船將軍兵以陷堅為將梁侯自尉佗初王後  
五世九十三歲而國云焉

太史公曰尉佗之王本由任賢滿漢初定列為  
諸侯隆慮離溼疫佗得以益驕既駱相攻南越  
動搖漢兵臨境與齊入朝其後亡國徵自嫪毐  
呂嘉小忠今佗無後樓船從欲怠傲失惑伏波  
困窮智慮愈殫因禍為福成敗之轉譬若糾墨  
索隱述替曰

中原鹿走 羣雄莫制 漢事西馳

越推南裔 陸賈騁說 尉佗去帝

嫪后內朝 呂嘉狠矣 君臣不協

卒從剿絕

南越尉佗列傳第五十三 史記一百二十三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史記一百一十四

閩越王無諸

韋昭曰閩音武巾反東越之別名○索隱曰按說文云閩袁越蛇種也故字從虫閩聲音

夏

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

姓騶氏

徐廣曰騶一作駱○索隱曰徐廣說

秦已并天

下皆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

徐廣曰今建安

曰小顏以為即今之泉州建安也

及諸侯畔秦無諸搖

率越歸鄱陽令吳芮所謂鄱君者也從諸侯滅

秦當是之時項籍主命弗王

漢書音義曰主號令諸侯不王無諸搖等

以故不附楚漢擊項籍無諸搖率越人佐漢漢

五年復立無諸為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東冶

孝惠三年舉高帝時越功曰閩君搖功多其民

便附乃立搖為東海王應劭曰在吳郡都東甌徐廣曰今

之永安寧也○索隱曰姚氏云甌水名永嘉記水出寧山行三十餘里去郡城五里入江昔有東甌王都城有亭積石為道

今猶在也世俗號為東甌王後數世至孝景三年吳

王濞反欲從閩越閩越未肯行獨東甌從吳及

吳破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以故皆得不誅

歸國吳王子子駒亡走閩越怨東甌殺其父常

勸閩越擊東甌至建元三年閩越發兵圍東甌

東甌食盡困且降乃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大

尉田蚡蚡對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反覆

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弗屬於是中

大夫莊助詰蚡曰特患力弗能救德弗能覆誠

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乃越也今

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天子弗振當蚡女所告

愬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未足與計吾初

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莊助以節發

兵會稽會稽太守欲距不為發兵助乃斬一司

馬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

而去東甌請舉國徙中國乃悉舉眾來處江淮

之間徐廣曰年表曰東甌王廣武侯望率其眾四萬餘人來降家廬江郡○索隱曰徐廣據年表而為說至

之

建元六年閩越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  
發兵擊而以聞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農韓  
安國出會稽皆為將軍兵未踰嶺閩越王郢發  
兵距險其弟餘善乃與相宗族謀曰王以擅發  
兵擊南越不請故天子兵來誅今漢兵眾彊今  
即幸勝之後來益多終滅國而止今殺王以謝  
天子天子聽罷兵固一國完不聽乃力戰不勝  
即亡入海皆曰善即縱殺王索隱曰劉氏縱使使  
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為來者誅王今王頭  
至謝罪不戰而耘徐廣曰漢書作運耘義當取耘除或  
言耘音于粉反此楚人聲重耳頂耘

當同音但字有假借聲有輕重

利莫大焉乃以便冝案兵告大農

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兵曰郢

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焉

索隱曰繇音搖繇者邑號

乃使郎中將立丑為越繇王奉閩越先祭

祀餘善已殺郢威行於國國民多屬竊自立為

王繇王不能矯其眾持正天子聞之為餘善不

足復興師曰餘善數與郢謀亂而後首誅郢師

得不勞因立餘善為東越王與繇王並處至元

鼎五年南越反東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

人從樓船將軍擊呂嘉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

為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越及漢破番禺不至  
 是時樓船將軍楊僕使使上書願便引兵擊東  
 越上曰士卒勞倦不許罷兵令諸校屯豫章梅  
 嶺待命徐廣曰在會稽界○索隱曰徐說非也案今豫章  
 三十里有梅嶺在供崔山當古驛道此文又豫章  
 梅嶺知非會稽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梅嶺在虔化  
 縣東北百二十八里虔州漢亦屬豫章郡二所未詳元鼎  
 六年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臨境日往乃  
 遂反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騶力等為吞漢將軍  
 入白沙武林徐廣曰在豫章界○索隱曰案今豫  
 百里接鄱陽界地名白沙有小水入湖名曰  
 白沙沙東南八十里有武陽亭亭東南三十  
 里地名武林此白沙武林今當閩越之京道梅嶺殺漢  
 三校尉是時漢使大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徐廣  
 曰成

陽共將屯弗敢擊却就便處皆坐畏懦誅餘善

王子刻武帝壘自立詐其民為妄言天子遣橫海將

軍韓說出句章索隱曰鄭氏句音鉤會稽縣也○正義  
 曰句章故城在越州鄞縣西一百里漢

縣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楊僕出武林中尉

王溫舒出梅嶺越侯為戈船下瀨將軍出若邪

白沙索隱曰案姚氏云若邪地名今關○正義曰越州有  
 若耶山若耶溪若如一預州有白沙山蓋從如此耶

白沙東元封元年冬咸入東越東越素發兵距險

故閩州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敗樓船軍數校尉殺長吏

樓船將軍卒錢唐轅絡古正義曰錢唐杭州  
 縣轅姓絡古名斬徇

北將軍為衛兒侯漢書音義曰今吳南亭是也○正義  
 曰衛字今作語語兒鄉在蘇州嘉興

縣南七十里  
臨官道也

自兵未往故越衍侯吳陽前在漢漢

使歸諭餘善餘善弗聽及橫海將軍先至越衍

侯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軍於漢陽從建

成侯敖徐廣曰亦東越臣與其率從繇王居股謀曰餘善

首惡劫守五屬今漢兵至眾彊計殺餘善自歸

諸將儻幸得脫乃遂俱殺餘善以其眾降橫海

將軍故封繇王居股為東成侯索隱曰韋昭云在九江萬

戶封建成侯敖為開陵侯索隱曰徐廣云敖東越臣韋昭云開陵屬臨淮封

越衍侯吳暉為北石侯封橫海將軍說為按道

侯封橫海侯尉福為繚嫫侯漢書音義曰音遼縈索隱曰繚嫫縣名

服虔嬰音瑩劉伯莊音紆營反

福者成陽共王子故為海常侯坐

法失侯舊從軍無功以宗室故侯諸將皆無成

功莫封東越將多軍漢書音義曰多軍各也索隱曰韋昭云多姓軍各也漢兵

至棄其軍降封為無錫侯於是天子曰東越狹

多阻閩越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

淮間東越地遂虛

太史公曰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德於民

哉何其久也歷數代常為君王句踐一稱伯然

餘善至大逆滅國遷眾其先苗裔繇王居股等

猶尚封為萬戶封由此知越世世為公侯矣蓋

五

禹之餘烈也

索隱述贊曰

句踐之裔 是曰無諸 既席漢寵

寔因秦餘 騶駱為姓 閩中是居

王搖之立 爰處東隅 後嗣不道

自相誅鋤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史記一百一十四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史記一百一十五

張晏曰朝鮮有昆水冽水汕水三水合為冽水  
疑樂浪朝鮮取名於此也○索隱曰案朝音朝  
直驕反鮮音汕以有汕  
水故名也山一音汕

朝鮮正義曰朝仙二音括地志云高麗都平襄  
城本漢樂良郡王險城又古云朝鮮地也王滿者

故燕人也索隱曰案漢書滿燕人姓  
衛擊破朝鮮王而自王之自始全燕時嘗

略屬真番徐廣曰一作莫遼東有番汗縣番音普寒反○  
索隱曰始全燕時謂六國燕方全盛之時常略

二國以屬句已也應劭云玄菟本真番國徐  
氏云遼東有番汗縣者據地理志而知也朝鮮為置吏

築鄣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為其遠難守

復修遼東故塞至泃水為界漢書音義曰泃音傍沛  
反○正義曰地理志云

泃水出遼東塞外西南至  
樂浪縣西入海溟普大反屬燕燕王盧縮反入匈奴

滿亡命

正義曰命謂教令

聚黨千餘人魍結蠻夷服而

東走出塞渡沮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

索隱曰案地理志樂

復有雲郭

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

王之都王險

徐廣曰昌黎有險瀆縣也○索隱曰韋昭云古邑名應劭注地理志云遼東有險瀆

縣朝鮮工舊都臣瓚云險城在樂浪郡沮水之東也

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

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

邊諸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

許之以故滿得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

臨屯皆來服屬

索隱曰東夷山國後以為郡

方數千里

正義曰括地志云朝鮮

鮮高驪箱東沃沮五國之地國東西千二百里南北二千里在京師東東至大海四百里北至蒼州界九百二十里南至

新羅國六百里北至

傳子至孫右渠

正義曰其所誘

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真番旁衆國欲上書

見天子又擁闕不通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誘諭

右渠

索隱曰誘一作譙說文云譙讓也諭曉也譙音才哭反

終不肯奉詔何去

至界上臨沮水使御刺殺送何者

索隱曰即送何之御也

鮮裨王長

正義曰顏師古云長者裨王名也送何至沮水何因刺殺也按裨王及將士長恐顏非也

渡馳入塞

正義曰入平州榆林關也

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

上為其名美即不詰

索隱曰有殺將之美名

拜何為遼東東

部都尉

正義曰地理志云遼東郡武次縣東部都尉所理也

朝鮮怨何發兵襲

攻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

楊僕從齊浮渤海兵五萬人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討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正多率遼東兵先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即出城擊樓船樓船軍敗散走將軍楊僕失其衆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沮水西軍未能破自前天子爲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兩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糧人衆萬餘持

兵方渡沮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爲變謂太子已服降宜命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沮水復引歸山還報天子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沮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將軍素侍中幸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入海固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亡卒卒皆恐將心慙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

戰樓船欲急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  
卻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  
相能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今與朝鮮  
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  
率不能前及使衛山諭降右渠右渠遣太子山  
使不能刺決與左將軍計相誤卒沮約今兩將  
圍城又乖異以故又不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  
往征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  
當下久矣不下者有狀言樓船數期不會具以  
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為大害非獨樓

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為然而以節  
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營計事即命左將軍麾  
下執捕樓船將軍并其軍以報天子天子誅遂  
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  
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啖

漢書音義曰凡五人也戎  
狄不知官紀故皆稱相啖

音類○索隱曰路人漁陽縣人如厚  
云相其國相路人名也啖一音協

相與謀曰始欲降

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  
與戰王又不肯降陰啖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  
死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乃使人殺朝鮮王右  
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

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

徐廣曰表云長路音各

降

拒路人之子最

索隱曰最名路人之子也

告諭其民誅成已以

故遂定朝鮮為四郡

真番臨屯樂浪玄菟也

封參為濶清侯

韋昭曰屬齊。索隱曰顧氏濶音復

陰為秋直侯

韋昭曰屬勃海。索隱曰秋音秋直音子餘反

啜為平州侯

韋昭曰屬梁父

長為幾侯

韋昭曰屬河東。索隱曰幾縣名

最以父死頗有功為温陽侯

韋昭曰屬齊

左將軍徵至

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

口當待左將軍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為庶人

索隱曰蘇林云列口縣名度海先得之

太史公曰右渠負固國以絕祀涉何誣功為兵

發首樓船將狹

徐廣曰言其將卒狹少

及難離咎悔失番禺

乃反見疑荀彘爭勞與遂皆誅兩軍俱辱將率

莫侯矣

索隱述替曰

衛滿燕人

朝鮮是王

王險置都

路人作相

右渠首羌

涉何調上

兆禍自斯

狐疑二將

山遂伏法

紛紜無狀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史記一百一十六

西南夷君長

正義曰在蜀之南

以什數夜郎最大

索隱曰劉氏數

音所具反鄒氏音所主反荀悅云夜郎捷為屬國也韋昭云漢為縣屬牂牁後漢書云夜郎東接交趾其地在胡南其君長本出於竹以竹而為姓也○正義曰今廬州南大江南岸協州曲州本夜郎國其西靡莫之

屬

正義曰在蜀南以下及西也靡非在姚州北去京西南四千九百三十五里即靡莫之夷

以什數

滇最大

如淳曰滇音顛顛馬出其國也○索隱曰靡莫夷邑名滇與同姓也崔浩云滇後為縣屬越舊太守所

理也○正義曰昆州郎州等木滇國去京西五千三百七十里也

自滇以北君長以什

數印都最大此皆魑結耕田有邑聚

索隱曰魑漢書作推音直

追反結音計

其外西自同師以東

韋昭曰邑名也○索隱曰漢書作桐鄉北

至牂榆

韋昭曰在益州牂音葉○正義曰上音牂牁澤在靡北百餘里漢牂牁縣在澤西益都靡非本桑榆

生王國也 **名為雋昆明** 徐廣曰永昌有雋唐縣○索隱曰崔浩云雋昆明二國名韋昭云六州縣

○正義曰雋音隨今牂州也昆明 **皆編髮隨畜遷徙** 正義曰編步典反畜許又

反皆雋昆明之俗也 **毋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里**

**自雋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笮都最大** 徐廣曰徙在漢嘉笮

音昨在越雋○索隱曰服虔云徙笮二國名韋昭云徙縣在蜀笮

縣在越雋○正義曰徙音斯括地志云笮州本西蜀徼外曰

猫羌雋地理志云徙縣也華陽國志雅州邛邛山本名邛笮

山故邛人 **自笮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冉駹最大** 索隱曰笮人界

曰案應劭云汶江郡本冉駹音亡江反○正義曰括地志云

蜀西徼外羌茂州冉州本冉駹國地也後漢書云冉駹其山有六

夷七差九亦 **其俗或土箸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

**駹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 索隱曰索夷邑名即白馬氏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隴右成州武州皆 **皆氏類也此皆**

白馬氏其豪族楊氏居成州仇池山上 **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

正義曰其略反郎州 **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

**莊蹻者故楚莊王苗裔也** 索隱曰蹻音矩灼反楚莊王弟為盜者 **蹻**

**至滇池地方二百里** 索隱曰地理志益州滇池縣澤在西北後漢書云其池水源深廣而

更淺狹有似到流故謂滇池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滇池澤

在昆州晉寧縣西南二十里其水源深廣而更淺狹有似倒

流故謂 **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

**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

**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秦時常頽** 音略通

**五尺道** 索隱曰謂棧道廣五尺○正義曰括地志云五尺道在郎州顏師古云其險阨故道纒廣五尺如

淳云道廣五尺也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

皆棄此國而開蜀故徼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

其侏馬棘僮正義曰今益州南戎州北臨大江古棘國髦牛以此巴蜀殷

富案隱曰韋昭云棘屬捷為音浦北反服虔曰舊京師有焚婢建元六年大行王恢

擊東越東越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陽令

正義曰唐蒙風指曉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醬徐廣曰枸

一作蒟音窶駟案漢書音義曰枸木似穀樹其葉如桑葉用其葉作醬酢美蜀人以為珍味○索隱曰案晉灼枸音矩劉

德云枸樹如桑其椹長二三寸味酢取其實以為醬美小蔞云枸者緣木而生非樹也今蜀士家出枸實不長二三寸味

辛以薑不酢劉說非也廣志云枸色黑味辛下氣消穀窶音求羽反

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牁牂牁江正義曰崔浩云牂牁船棧也常氏華陽國志云楚頃襄王時遣莊躡伐

夜即軍至且蘭椽船於岸而步戰既滅夜即以日蘭有椽船柯處仍改其名為牂牁廣數里出番

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

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牁江江廣

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

同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上曰南越

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為外臣實一州

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

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牁江出其不

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疆巴蜀之饒通夜

郎道為置吏易甚上許之乃拜蒙為郎中將將

千人食重萬餘人索隱曰案食糧及輜重車也音持用反從巴蜀笮

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喻以威德約為

置吏使其子為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

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

為犍為郡發巴蜀卒治道自犍道指犍柯江索隱曰山崔

占云犍柯擊船筏以為地名道猶從也地理志夜郎又有豚水東至南海四會入海此犍柯江也蜀人司

馬相如亦言西夷邛笮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

將往喻皆如南夷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當

是時巴蜀四郡徐廣曰漢中巴郡廣漢蜀郡通西南夷道成轉

相讓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濕死者甚眾西南

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耗費無功上患之使公孫

弘往視問焉還對言其不便及弘為御史大夫

是時方築朔方以據河逐胡弘因數言西南夷

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罷西夷獨置南夷夜

郎兩縣一都尉徐廣曰元光六年南夷始置郵亭稍令犍為自葆

就正義曰令犍為自葆守而漸修成其郡縣也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

使大夏來言居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韋昭曰邛縣之竹屬

蜀嶺曰邛山名此竹節高實中可作杖使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

徐廣曰字或作竺漢書直云身毒史記一本作乾毒騫案漢音義曰一名天竺則浮屠胡是也。索隱曰身音捐毒音篤

小顏亦曰捐篤也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

千里有身毒國塞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  
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有利  
無害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栢始昌呂越人等  
使間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嘗美徐  
曰嘗一乃留為求道西十餘輩歲餘皆閉昆明如  
作賞曰為昆明所閉道正義曰廣莫能通身毒國滇王與  
漢使者言曰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  
不通故各自以為一州主不知漢廣大使者還  
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及至南  
越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為發南夷兵且蘭君恐

遠行旁國虜其老弱

索隱曰且音子餘反小乃與

其眾反殺使者及犍為太守漢乃發巴蜀罪人

嘗擊南越者八校尉擊破之會越已破漢八校

尉不下即引兵還行誅頭蘭

索隱曰即頭蘭常隔

滇道者也已平頭蘭遂平南夷為牂牁郡夜郎

侯始倚南越南越已滅會還誅反者夜郎遂入

朝上以為夜郎王南越破後及漢誅且蘭邛君

并殺笮侯冉駹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邛都為

越嶲郡笮都為沈犁郡冉駹為汶山郡

應邵曰今蜀郡岷江

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

誅南夷兵威風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衆數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漫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聽勞漫靡莫數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漫靡莫索隱曰二國與滇王同姓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滇王離難西南夷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寵焉

太史公曰楚之先豈有天祿哉在周為文王師封楚及周之衰地稱五千里秦滅諸侯唯楚苗

裔尚有滇王漢誅西南夷國多滅矣唯滇復為寵王然南夷之端見枸醬番禺大夏杖印竹西夷後掬剽分二方史記音義曰音翦。索隱曰掬謂被分割也。剽音疋。妙反。言西夷後被掬。剽遂剽居西南二方各屬郡縣。剽亦分義。徐廣曰健為。牂牁越雋益州武都沈犂汶山地也。

索隱述贊曰

西南外徼 莊躋首通 漢因大夏

乃命唐蒙 勞漫靡莫 異俗殊風

夜郎最大 印笮稱堆 及置郡縣

萬代推功

西南夷列傳五十六

史記一百十六

國

